

清郎世寧十駿犬圖創作時間考略

李理

郎世寧所繪十幅〈十駿犬圖〉，各以畫中的犬名命名，分別是：〈霜花鶴〉、〈睽星狼〉、〈金翅獫狁〉、〈蒼水虯〉、〈墨玉璃〉、〈茹黃豹〉、〈雪爪盧〉、〈鶯空鵲〉、〈斑錦彪〉、〈蒼猊〉。前九件與第十件創作於不同時間。

〈十駿犬圖〉

義大利傳教士畫家郎世寧，是盛清時期著名的宮廷畫師。他於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進入清宮，之後即以其擅長的繪畫技能供職內廷，深得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喜

愛。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郎氏以七十八歲高齡卒於京師，乾隆帝特傳旨優恤，賞其三品頂戴，加恩給予侍郎銜，並賜銀三百兩料理其喪事，郎世寧也因此成爲「西洋畫師第一人」。

至今，郎世寧的繪畫作品尚有很多流存於世，它們主要珍藏於國立故

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和北京故宮，另外在瀋陽故宮和鎮江市博物館、上海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單位也有少量收藏，這些藏品爲我們瞭解和研究清宮繪畫風格以及清宮文化提供了實證。

郎世寧一生創作的繪畫內容豐富，題材廣泛，無論人物肖像、花鳥走獸，還是靜物畫、宮廷紀實畫均構圖生動，形象逼真，色彩典雅，爲十八世紀的中國繪畫藝術帶來一波清新之風。特別是他的動物畫、鳥獸畫，因採用西方透視法、解剖學、色彩學等知識，極大彌補了傳統國畫多

數注重筆墨、追求神韻，而輕視造型和色彩的弊端，創造出一幅幅令世人驚歎的優美畫卷。

鳥獸類繪畫是郎世寧最擅長的畫種之一，他精心描繪的馬匹、麕鹿、鷹、犬、仙鶴和其他鳥類，均栩栩如生，並且有較多作品傳世。在這些鳥獸類畫作中，犬類主題繪畫成爲一個特殊的門類，深深吸引著喜愛動物的世人。（圖一）如臺北故宮收藏的設色〈十駿犬圖〉（十幅）、設色〈花底仙彪圖〉以及瀋陽故宮收藏的設色〈竹蔭西狝圖〉等，都是廣大書畫愛好者熟悉的作品。



圖一 清 郎世寧 霜花鶴 十駿犬圖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套組畫進行研究之後，筆者對〈十駿犬圖〉的創作時間有了新的確定性結論。以下將研究成果作以歸納，以就教於專家和同好。

〈十駿犬圖〉兩個創作時段

郎世寧的十幅設色〈十駿犬圖〉，其每件作品各以畫中的犬名來命名。按照畫上的題名，這十幅繪畫分別是：之一〈霜花鷓〉，之二〈睽星狼〉，之三〈金翅獮〉，之四〈蒼水虬〉，之五〈墨玉璃〉，之六〈茹黃豹〉，之七〈雪爪盧〉，之八〈驀空鵲〉，之九〈斑錦彪〉，之十〈蒼猯〉。

從十幅作品的總體風格來看，它們無論是畫面構圖、刻畫主體、背景形式，還是畫面上的題款、署款、印章乃至清宮鑒藏璽印，均是較為統一與和諧的。（圖二）

從十幅繪畫作品的表現內容看，每幅畫作都是一犬、一坡、一石、一樹、一花（僅之九〈斑錦彪〉缺一樹）。其具體構圖形式為：每幅畫作的下部均作一斜坡，坡前另起一堆石；在斜坡中央以肖像寫生的方

臺北故宮所藏郎氏設色〈十駿犬圖〉為一套十件作品，它們氣勢宏大、筆法精湛，十件作品具有統一的構圖方式和藝術風格，一直受到臺灣兩岸文博界、收藏界的特別關注。但

時至今日，人們在欣賞、研究這套組畫之時卻有一個遺憾，即〈十駿犬圖〉在畫作上並未書寫明確紀年，這就使得臺灣和大陸學者只能籠統推論它們創作於乾隆朝，而無法確認是哪

式，刻畫一隻體型優美的獵犬，或立或臥，狀貌溫順；獵犬的左後側或右後側，均繪製一塊秀石（之二「睽星狼」和之六「茹黃豹」缺石）；石側則繪一棵高大的樹木，如梅樹、桃樹、柏樹、竹子、梧桐樹、芭蕉樹、栗樹等；大樹旁邊則附生一株（或一叢）低矮的花草，如萬年青、丁香、菊花、百合、月季、牡丹等（僅之十〈蒼猯〉花叢生於斜坡前部）。

再從十幅繪畫作品的款識、鈐印看，每幅畫作的題款、印章均按固定格式進行書寫和鈐蓋。如犬名（畫名）均用略大的隸書體，題書於畫面上部的左側或右側；題名之下，是小字書寫的獵犬進貢者職官、姓名；十幅作品的題款均是採用滿、蒙、漢三體文字合璧形式，滿文書寫於中央，其左側為對應的蒙古文字，右側為對應的漢語文字；作者本人（即郎世寧）的個人署款，則以更小的漢字分別題寫於畫面左側或右側的下角位置，題款之下均鈐蓋作者兩方印章，即白文印「臣世甯」、朱文印「恭畫」。（圖三）



圖二 清 郎世寧 金翅獮 十駿犬圖之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年或哪一個時間段創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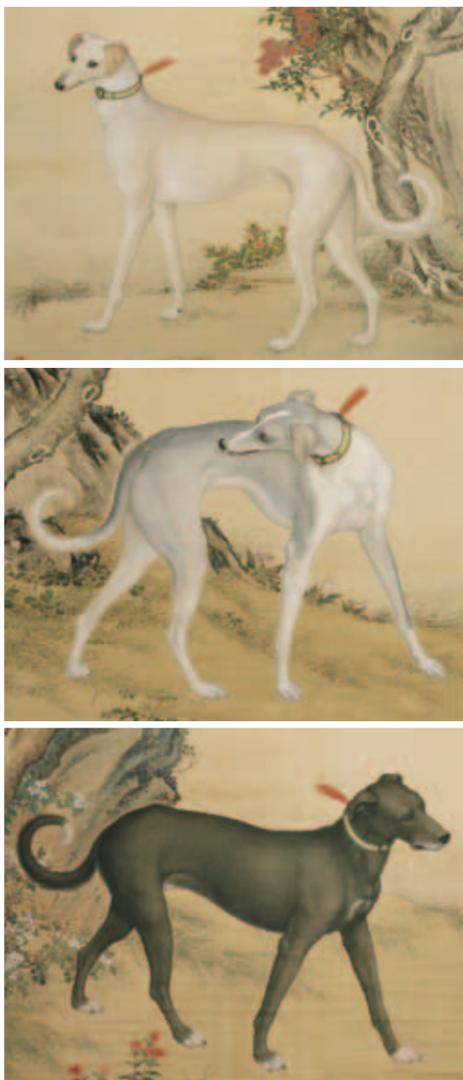
近期，筆者因撰寫郎世寧繪畫研究的專題，通過相關畫冊和網路內容而對郎氏〈十駿犬圖〉有了更多瞭解。在收集歷史資料、藏品資料對這

在十幅繪畫作品的上部，於樹木枝葉間的空白處，分別鈐蓋有清朝皇帝的鑒藏璽印，其中之一至之九這九件作品分別鈐有朱文「乾隆御覽之寶」方璽、朱文「嘉慶御覽之寶」方璽和朱文「宣統御覽之寶」方璽；之十即〈蒼猯〉畫作上部中央及左右兩側，按照清宮鑒藏與著錄的固定形式加蓋著「乾隆五璽」，即朱文「乾隆御覽之寶」大方璽、朱文「石渠寶笈」長方印、白文「乾隆鑒賞」圓印、朱文「三希堂精鑒璽」長方印和白文「宣子孫」方印，此外另有朱文「嘉慶御鑒之寶」大方璽、朱文「寶笈三編」方印，說明這批犬類主題繪畫一直保存於清宮中，並受到各朝皇帝的喜愛與珍藏。

在欣賞和研讀優美的〈十駿犬圖〉過程中，之十〈蒼猯〉畫面上的清宮鑒藏印與另外九幅鈐印的不同，極大地引起了筆者的注意，並由此發現了另外一個細節：前九幅繪畫作品的作者署款均為「臣郎世寧恭寫」，只有之十〈蒼猯〉上的作者署款為「臣郎世寧恭繪」。



圖四 清 郎世寧 蒼猊 十駿犬圖之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上部的清宮鑒藏印及郎世寧署款均與前九幅作品有所不同。



圖三 清 郎世寧 十駿犬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十幅中的前九幅作品，應創作於同一時期。

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一套十件作品上清宮鑒藏鈐印的嚴重差異以及郎世寧署款的差別呢？是不是這十件作品形成於兩個不同的時期——即前九件創作於同一時間段，而第十件又創作於另外一個時間？

根據清宮規制，書畫作品的創作甚至裝裱，都要完全按照嚴謹、規格化的方式進行，那就絕對不應該出現鈐蓋皇帝印章出現差異的情況，而且在第十件畫作除了多出「乾隆四璽」，還另外缺少了宣統朝的清宮

鈐印。從理論上來分析，古代藏畫上本應統一的鑒藏印章和作者署款的不同，即可判定該作品並非是在同一時間段創作以及鑒藏。（圖四）

臺北故宮已公佈的郎世寧設色〈十駿犬圖〉藏品尺寸，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指明十件作品為兩個時間段創作完成的最有力證據。

依據臺北故宮的詳細藏品資訊，郎世寧創作的〈十駿犬圖〉均為設色立軸式，其中前九件作品為相對統一的尺寸，每幅作品的畫心縱向均約二四六至二四七公分，橫向均約一六三至一六四公分；只有之十的〈蒼猊〉一件作品，其畫心為另一種特別的尺寸，即畫心縱向二六八公分，橫向一九三·七公分。按照清宮畫家在宮內作畫的通常規律，奉旨創作十件內容相同的作品，其畫心一定會採用完全相同的尺寸，絕不會只將一件作品採用特殊的尺寸規格。

那麼有沒有另一種可能，即十件作品的畫心尺寸原來為一樣大小，後因部分作品殘損而在重新裝裱時有所剪裁呢？答案也應是否定的。暫且不

考慮〈十駿犬圖〉是否是宮中原裱這一因素，僅由十件作品現在的畫心尺寸來分析，如果是之十〈蒼猊〉的畫心尺寸小於另外九件作品，這種考慮還能成立；但關鍵是〈蒼猊〉一件作品的畫心尺寸，是遠遠大於另外九件作品，其縱向多出二〇餘公分，橫向多出三〇公分，因此重新剪裁致使前九件作品與第十件作品形成差異的說法不能成立，而只能證明當初的創作屬於兩個不同的時期。

至此，由郎世寧〈十駿犬圖〉十件畫作上兩套不同的清宮鑒藏印、兩種不同的作者署款，特別是十件作品兩種截然不同的畫心尺寸，我們已可以確定：十件繪畫的創作時間應在不同的時間段。

〈十駿犬圖〉確切創作時間

〈十駿犬圖〉可以明確劃分成兩個創作時間段，即前九件的創作應為一個時間段，第十件的創作應為另一個時間段。但問題是十件繪畫作品上根本未署創作朝年，而在大陸和臺灣的清宮檔案中至今又未發現有〈十駿



圖六 清 郎世寧 茹黃豹 十駿犬圖之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郎世寧 蒼水蛟 十駿犬圖之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犬圖〉的創作時間。這個問題又該如何來解決呢？

開啓難題的鑰匙，往往就在於一個小小的閃念之中——郎世寧創作〈十駿犬圖〉時，在畫上明確寫有獵犬進貢者的職官與姓名！（圖五、六）

清朝中期，清宮畫家按照皇帝諭

旨作畫時，經常會將與畫中內容相關的親信重臣、地方要員、外藩首領、邦國使臣等職官、名字書寫於作品之上，而這些人的姓名、職官、履歷以及生卒年代等資訊，往往就是判定作品真偽乃至創作時間的依據。而在郎氏創作的〈十駿犬圖〉十件繪畫作品

的創作時間段。

經過翻閱多種史籍和資料，筆者首先根據〈十駿犬圖〉之四〈蒼水蛟〉（圖七）和之九〈斑錦彪〉畫面上所題寫的進貢獵犬官員名字「大學

士忠勇公傅恒」，來確定這組繪畫的創作開始時間。

傅恒，字春和，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帝孝賢純皇后親弟弟。因傅恒出身滿洲貴戚世家，本人又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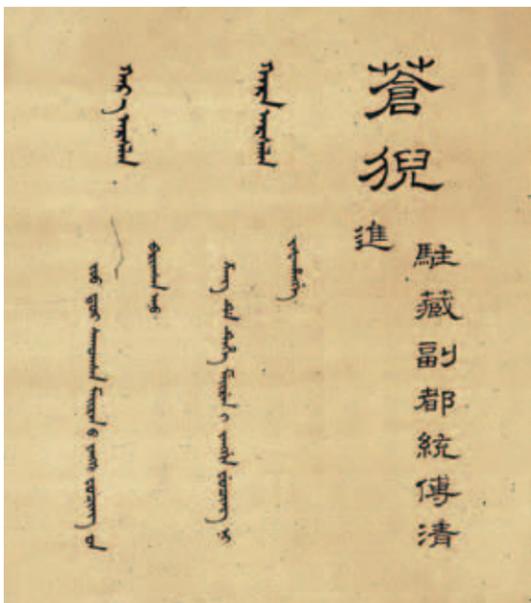
上，恰恰就有我們所需要的進貢獵犬者的職官與姓名。

根據〈十駿犬圖〉當時所題寫的款識，其進貢獵犬者的資訊分別是：之一〈霜花鶴〉，「科爾沁四等台吉丹達裏遜進」；之二〈睽星狼〉，「科爾沁四等台吉丹達裏遜進」；之三〈金翅獺〉，「科爾沁四等台吉丹巴林親進」；之四〈蒼水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進」；之五〈墨玉璃〉，「侍衛班領廣華進」；之六〈茹黃豹〉，「侍衛三和進」；之七〈雪爪盧〉，「準噶爾台吉噶爾丹榮楞進」；之八〈驀空鵲〉，「和碩康親王巴爾圖進」；之九〈斑錦彪〉，「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進」；之十〈蒼猊〉，「駐藏副都統傅清進」。

按照這些畫上題款以及現在可以查到的清朝官員相關內容，筆者提出以下的觀點：

其一，〈十駿犬圖〉第一件至第九件作品的創作時間

根據以上文章的研究結論，郎世寧設色〈十駿犬圖〉第一至第九件畫作從內容到形式，乃至畫心的尺寸均



圖九 清郎世寧 蒼猊 十駿犬圖之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上題書「駐藏副都統傅清進」。



圖八 清郎世寧 暮空鵠 十駿犬圖之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上題書「和碩康親王巴爾圖」。



圖七 清郎世寧 蒼水虬 十駿犬圖之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上題書「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進」。

具才學，武功不俗，特別是他身為乾隆帝最喜愛的皇后之弟，故深受皇上的倚重和寵信。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西南地區爆發了清廷征剿少數民族反抗的「第一次金川之戰」。乾隆十三年，以「訥親視師金川，解尚書阿克敦協辦大學士以授傅恒」；乾隆十四年初，乾隆帝因傅恒率兵前往四川平叛，指揮調度有方，「又以孝聖憲皇后（雍正帝遺后）諭，封一等忠勇公，賜寶石頂、四圍龍補服。」（《清史稿》）

傅恒原在朝中已擔任高官要職，早在乾隆十年他已官至戶部尚書，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十三年又以協辦大學士兼領吏部事。但只有到乾隆十四年時，他才被正式冊封為「一等忠勇公」。故在這一之前，在清朝的任何典籍與繪畫作品上，都不可能出現傅恒為「忠勇公」的爵銜。因此該組畫作的創作開始年代，即可確定為是年—乾隆十四年。

其次，筆者根據〈十駿犬圖〉之八〈暮空鵠〉畫面上所題寫的進貢獵犬官員名字「和碩康親王巴爾圖」，來確定這組繪畫的創作結束時間。（圖八）

巴爾圖，為清朝開國功臣和碩禮親王代善後嗣，是康良親王傑書的兒子。他生於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乾隆十一年其弟康修親王崇安死後，襲康親王之爵。「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薨，年八十，諡曰簡。」（《清史稿》）

乾隆十八年，大體就是這組畫作的創作結束時間。因為在此後，康親王巴爾圖已不可能為皇帝進獻獵犬，

那麼在畫上題寫他的王爵和名字，也就只能在此年之前。

那麼，郎世寧創作設色〈十駿犬圖〉第一件至第九件作品的時間段在乾隆十四年至十八年之間，郎氏年齡在六十一歲至六十五歲之間。

其二，〈十駿犬圖〉第十件作品的創作時間

郎世寧設色〈十駿犬圖〉第十件作品，即之十〈蒼猊〉，其所繪獵犬為西藏的獒犬。該犬為犬類中的龐然大物，是最為兇猛的犬類之一。它與前九幅繪畫中體貌細瘦的西式獵犬僅在外觀上即有明顯的差別。根據此幅繪畫作品上的款識，其所題為：「蒼猊」，「駐藏副都統傅清進」。（圖九）

經過核查清朝名臣傅清的在職履歷以及後來他戰死沙場的卒年，這幅繪畫作品的創作時間段即可十分明確。

傅清，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清初名將李榮保次子，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的親弟弟。他於雍正年間授宮中侍衛，乾隆初年任直隸天津鎮總兵官。乾隆十一年，「駐藏副都統索拜

當代，命傅清以副都統往」。這一年，傅清以副都統官職前往西藏，正好提供了郎世寧可能創作〈蒼猊〉的開始年限。

乾隆十五年，傅清等清朝官員因在西藏平定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等人叛亂，不幸受傷死節，隨後被朝廷追封為一等伯爵。（《清史稿》）

根據傅清戰死西藏的史實內容，我們可明確判定〈蒼猊〉創作的下限應在乾隆十五年左右。

那麼，郎世寧創作設色〈十駿犬圖〉第十件作品的時間段在乾隆十一年至十五年之間，郎氏年齡在五十八歲至六十二歲之間。

文章至此似乎已經可以收筆了，但筆者與一些清宮繪畫專家探討本文專題時，有專家又提出另外一種想法：這十件作品是否先有過草稿，然後再先後進行畫作的複製？因此〈十駿犬圖〉創作的實際時間就應該錯後，即作品題款上清朝官員爵銜的年代，只能作為判定創作時間開始和結束的上限——也許有這種可能。限於有關歷史資料匱乏以及缺少佐證的

藏品，現在，我們暫且認定〈十駿犬圖〉就是郎世寧創作的原作，按古代避諱的傳統習慣，死者名字及其物品通常不會再被公開提起，更不用說入畫；況且，六十餘歲的郎世寧此時已屬高齡，其後可能創作精細繪畫的機會已越來越少，因此〈十駿犬圖〉前九件作品創作結束時間以和碩康親王巴爾圖卒年為下限，第十件作品創作結束時間以駐藏副都統傅清殉國為下限，就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斷。

一代大師郎世寧在清宮生活長達五十餘年，他身處內廷，畢生從事繪畫藝術創作，對清宮繪畫藝術乃至中國傳統繪畫都產生極大的影響；對於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與藝術傳播，亦有著極大的推進作用。至今，郎世寧的傳世作品依然充滿藝術魅力，深深吸引著無數世人去欣賞，去景仰。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郎氏的優美畫卷都將是古代藝術品中的重要遺產，也永遠值得我們去認真學習，著力研究！

作者為瀋陽故宮博物院研究員